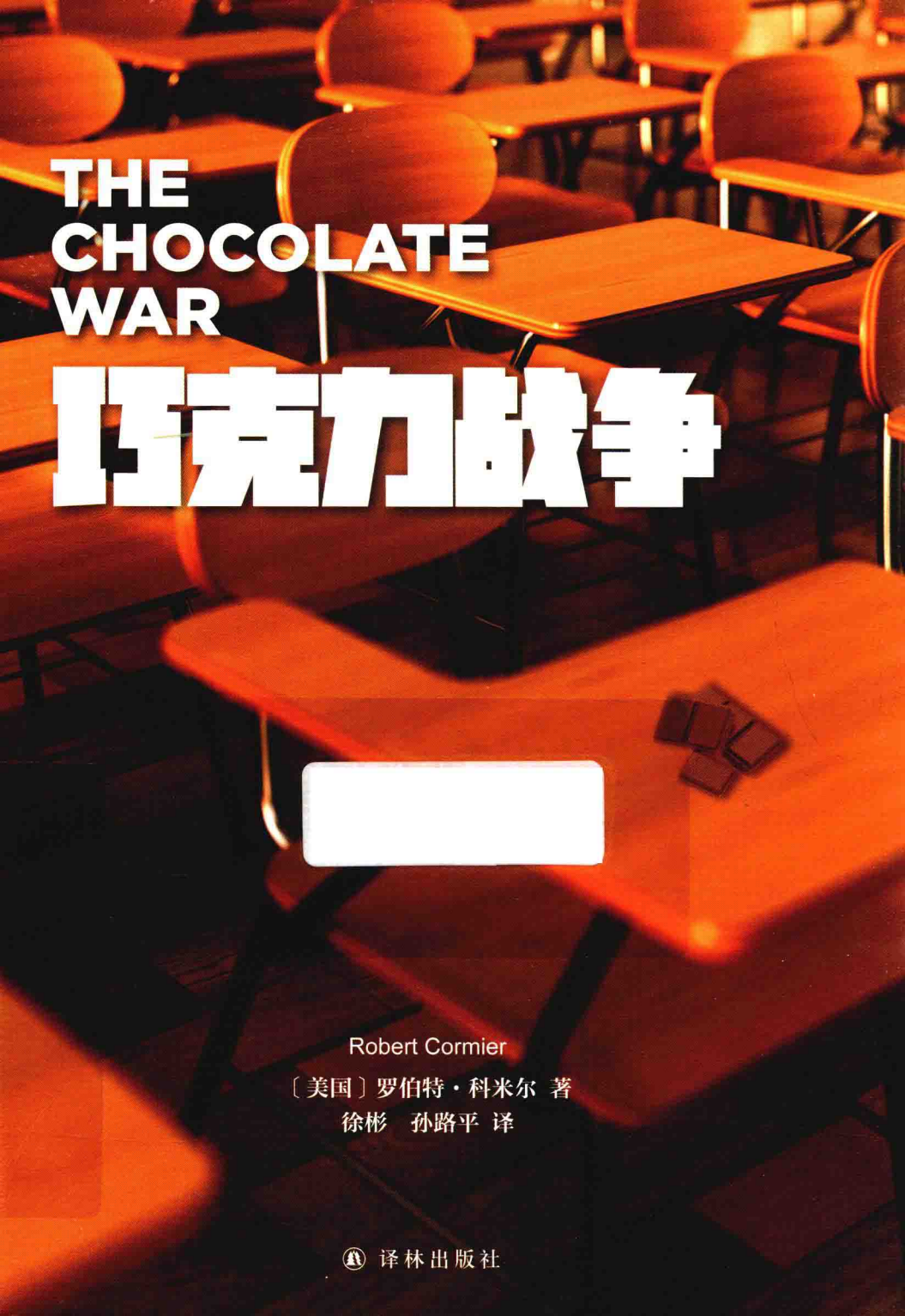




THE CHOCOLATE WAR

巧克力战争

Robert Cormier

〔美国〕罗伯特·科米尔 著

徐彬 孙路平 译

 译林出版社

THE CHOCOLATE WAR

巧克力战争

Robert Cormier

〔美国〕罗伯特·科米尔 著

徐彬 孙路平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巧克力战争 / (美) 罗伯特·科米尔 (Robert Cormier) 著;
徐彬, 孙路平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12
书名原文: The Chocolate War
ISBN 978-7-5447-7549-6

I.①巧… II.①罗… ②徐… ③孙… III.①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39701 号

THE CHOCOLATE WAR by Robert Cormier

Copyright © Robert Cormier, 1974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Phoenix-Power Cultural
Development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8-431 号

巧克力战争 [美国] 罗伯特·科米尔 / 著 徐彬 孙路平 / 译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时音波
装帧设计 灵动视线
校 对 刘文硕
责任印制 贺伟

原文出版 Puffin Books, 2001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 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www.yilin.com
市场热线 010-85376701
排 版 灵动视线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960 毫米 × 640 毫米 1/16
印 张 13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7549-6
定 价 25.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质量热线: 010-85376178



本书献给我的儿子，彼得。

爱你。



他们暗算了他。

当他转身去接球的时候，他的脑袋一侧和腹部同时遭到重击，像被炸裂了。一阵恶心之后，他的身体朝着草地栽下去。他使劲吐出嘴里的碎石子，担心牙齿已经被崩掉了。他挣扎着站起来，操场在他眼里变得有些模糊，但他坚持着睁大眼睛，直到恢复意识，一切都各归各位，球场重新变得清晰起来，轮廓分明。

第二节比赛需要他传球。他后退着阻截对手，缩着手臂护着球，一边寻找接球的队友——可能是那个大家叫他“花生”的高个子。突然，他被人从后面袭击了，身体猛地打了个转儿，像只在漩涡里的玩具船。他的膝盖磕在地上，仍然使劲地抱着球，努力不去管跨下那里的

疼痛，他知道自己一定不能流露出一丝痛苦，因为他想起了“花生”的话——“教练在考验你，是考验，他在寻找有胆量的球员。”

“我有胆量。”杰瑞低声嘟哝着，一点点慢慢站起来，小心不去碰自己的骨头和肌腱，以免脱臼或扭伤。这时，他的耳边响起了电话铃声，“喂，嗨，我还在这里。”他的嘴唇动了动，尝到了泥土、草和石子的味道。他意识到其他球员都围过来了，他们都戴着头盔，像是从未知世界来的一群奇怪生物。他从来没有感受过这样的孤独，被抛弃，无助和无力。

第三节比赛中，他身体有三处同时被攻击到了，膝盖、肚子，还有头——头盔完全不顶用。他的身体好像伸缩杆似的被拽出来又推进去，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部件都严丝合缝地联结在一起。另外，他吃惊地发现，自己身上不止一处疼痛难忍，而是浑身都像被灼烧和撕咬般疼痛。摔到地面的那一刻，他使劲控制住了自己。球飞了，他的呼吸也跟着飞了，一种可怕的死寂包围了他，之后，随着一阵疼痛袭来，他的呼吸又恢复了。他的嘴唇是湿的，肺里充满了甜丝丝的冷空气，真舒坦。可是当他要站起来的时候，身体却不听使唤了。拉倒吧！他就睡在这里了，在这五十码的跑道上，什么为了球队拼搏，去他的吧，他现在就想睡觉，什么都不在乎了……

“雷诺！”

奇怪，竟然有人在喊他。

“雷诺！”

是教练，那声音很刺耳，像砂纸一样刮过他的耳朵。他慌忙睁开眼睛。“我还好。”他并没有特别冲着谁说话，或者，他是在对父亲说话，或者是在对教练说话。他一点儿也不想动，就想这样懒散地躺着，但是，他必须得起来。他不想站起来，也不知道怎么站起来，

感觉两条腿都碎成渣了，脑壳也被打坏了。让他惊讶的是，他还是站了起来，完整无缺，像那些车窗里摆放的小玩意儿一样，摇晃着，却直立着。

“上帝呀！”教练在咆哮，声音里满是蔑视。他一口唾沫吐到了杰瑞的脸上。

嘿，教练，你吐到我了！教练，你不要再吐口水！可是，这只是他心里的抗议，他真正说出来的却是，“我还好，教练。”因为他是个懦夫，想是一回事，说出来的是另外一回事。

“你有多高，雷诺？”

“一米七九。”他困难地喘着气。

“体重？”

“六十五点八公斤。”他直视着教练的眼睛。

“我敢说 you 身上湿透了！”教练说话尖酸，“你干吗要来打橄榄球？你的这些骨头上需要多长些肉。你干吗要来打四分卫？打边锋还凑合。可能还凑合。”

教练长得像一个老恶棍：断鼻梁，脸上的疤痕像一道缝上去的鞋带。他没刮胡子，胡茬生冷粗硬。他常常骂球员，大喊大叫，而且冷酷无情。但是大家都说他是个人很厉害的教练。此时，教练正鼓着两只黑眼球瞪着他，好像在考虑什么。杰瑞就支在那里，竭力不让自己摇晃，竭力让自己不要晕倒。

“行了，”教练用嫌恶的口气说，“明天再来吧。三点整，要是来晚了，你就退出吧。”

听了教练的话，他深吸了一口带着冰凉苹果味的空气——他没敢张大嘴呼吸，而是小心翼翼地，除非绝对必要，不做任何多余的动作。他朝球场边走去，耳朵里是教练在朝其他球员号叫的声音。“明

天再来吧。”——突然间，他好喜欢那个声音。

他艰难地走出球场，朝体育馆的更衣室走去。下午的太阳有点儿晃眼。他的膝盖软了，身体忽然像空气一样轻飘。

知道吗？他开始自言自语起来。有时候他喜欢自言自语。

知道什么？

我会进橄榄球队的。

做梦吧，你是做梦吧。

这不是梦，这是真的。

杰瑞深吸了一口气，之后，突然感到一阵疼痛，是一种遥远的、细小的疼——像一个遇难信号。哔哔，痛在这里。他拖着脚走过疯狂扭打在一起的玉米叶子，突然有一种奇异的快感。他知道他刚才被迎面而来的球员撞倒了，躺在运动场上，丢脸极了。但是他挺过来了——他站起来了。“打边锋还凑合。”教练是在考虑再给他一次机会吗？随便哪个位置都行，只要他能进球队。哔哔的痛感集中在他右侧的肋骨之间了。他想起了母亲，她临死时被注射了药物，意识模糊，连他和他父亲都认不出来了。刚才那片刻的兴奋消失了，怎么都找不到了，就像自慰之后再去寻找那短暂的狂喜，得到的却只有羞耻和罪恶感。

一种要呕吐的感觉在他的胃里翻腾起来，暖呼呼、湿漉漉的，让人难受。

“嘿！”他虚弱地喊，不是对着任何人喊，也没有人在听。

他咬着牙坚持走回学校，进了洗手间，跪在地上，脑袋耷拉在抽水马桶边上，尿尿的气味刺得他眼球痛，不过，恶心的感觉却消失了，哔哔作响的疼痛也减轻了。他的额头上爬满了细小的汗珠。

然后，他毫无征兆地呕吐起来。



奥比觉得很无聊。不只是无聊，他觉得烦烦的，懒懒的。这些日子他老是觉得累。睡觉的时候觉得累，起来的时候还是累，还哈欠连天。最重要的是，他烦透了阿奇。浑蛋阿奇。奥比对阿奇是又恨又佩服。比方说，这一刻，他对阿奇有一种特别炽热的恨，这种恨成了他无聊和疲惫感的一部分。他手里拿着本子和笔，愤怒地看着阿奇，后者正坐在看台上，金色的头发在风中飘动。阿奇看起来很享受，明明知道奥比上班要迟到了，但还是不让他走，故意拖延、消磨时间。奥比恨死他这副样子了。

“你真是个浑蛋。”奥比的沮丧情绪终于爆发了，就像一瓶被摇晃之后打开的可乐，“你知道吗？”

阿奇转过身，对奥比友善地笑笑，那微笑像是一个国王的恩典。

“哦，上帝啊！”奥比被激怒了。

“不要诅咒，奥比。不然去告解的时候你还得忏悔。”

“呵！瞧瞧这是谁在说话。我不知道你怎么有勇气今天早上在教堂领受圣餐。”

“这不需要勇气，奥比。你只要去，就能领受圣餐。我正在嚼一个圣饼呢，这是他们从伍斯特的拘留所旁边买的。”

奥比厌恶地把视线移开。

“当你说‘上帝’的时候，你就是在说你的老大。当我在说‘上帝’的时候，我说的是一个在这个世界上走过了三十三年的家伙，他和其他人一样，但他捕捉到了一些公关探子的想象力。公关是公共关系的意思，我怕你不知道，奥比。”

奥比懒得回答。你永远辩不赢阿奇。他说话时反应飞快，尤其是当他陷入一种虚假的忧郁情绪的时候。他说起话来很时髦、前卫，完全不像是一个来自三一高中这个差劲的小高中的高三学生。

“快点儿吧，阿奇，天太晚了。”奥比试着唤醒阿奇善良的一面，“我最近都快被炒鱿鱼了。”

“别抱怨了，奥比。你根本不喜欢那份工作。你其实巴不得自己被炒掉。那样的话，你就不需要再给货架上货，或是从客户那里拿那些破烂货，也不需要周六晚上加班到很晚，周六加班害得你不能去看赌牌。”

什么都瞒不过阿奇。他是怎么知道奥比讨厌那份愚蠢的工作的？他是怎么知道奥比尤其恨周六晚上别人都去玩了而自己却只能在超市里高高的货架之间走来走去？

“看到没有？我在帮你的忙。让那些痛苦的时光滚蛋吧，老板肯

定会说，“宝贝，你可以走人了。这里不需要你了。”然后你就可以称心如意了。”

“可是走人之后我上哪儿去搞钱？”奥比问。

阿奇摆摆手，表示他已经厌倦了这个话题。阿奇隔奥比只有一两英尺远，可是他看起来已经退出谈话。空气里微弱地回响着下面橄榄球场上的呼喊声。阿奇的下嘴唇耷拉下来，这说明此刻他很专注，正在思考。奥比在等阿奇说话，他实在是恨自己竟然对阿奇这么崇拜。阿奇可以让人兴奋，也可以让人沮丧。他的聪明让人惊叹——他设计的那些守夜会的任务让他成了三一高中的传奇——另一方面，他又很残忍，那种残忍无关疼痛和暴力，却让人感到更难受。想起那些事，奥比就很不舒服。他耸耸肩，想把那些想法甩到一边，等着阿奇发话，说出一个人名。

“斯坦顿，”阿奇轻声说出了这个姓氏，似乎是在抚弄着那几个音节，“我记得他的名字是诺曼。”

“是的。”奥比回答，他在纸上胡乱写下这个名字。再有两个就可以了。四点之前阿奇一定要凑齐十个名字，现在本子上已经有八个了。

“任务是？”奥比提醒道。

“人行道。”

写下这几个字的时候，奥比笑了。人行道，多么单纯的一个词。但是阿奇能用人行道、诺曼·斯坦顿这样的孩子干什么呢？奥比记得斯坦顿是一个脾气暴躁、爱吹牛的孩子，一头红发，眼睛周围总是堆着眼屎。

“嗨，奥比。”阿奇突然说。

“嗯？怎么啦？”奥比警惕地问。

“你真的会上班迟到吗？我是说，你真的会丢了那份工作吗？”阿奇的声音很温柔，充满关心，眼睛里流露出同情。这是让每个人都感到困惑的地方——阿奇太善变了，一分钟前还是一个精明的浑蛋，下一分钟又变成了一个好人。

“我觉得他们不会真的解雇我，那个老板是我亲戚的一个朋友。但是，我的意思是，去晚了不会。我早就该涨工资了，但是他一直不肯，说要等我学会用心做事再说。”

阿奇点点头，一本正经的样子。“好啦，结束。我们会帮你学习用心做事。或许我应该派个人去那个店，让你老板的生活更有趣些。”

“啊，可别！”奥比急了，想到阿奇的能量，他吓得浑身发抖。所以说，你只能站在这个浑蛋的善的一边。要想满足他对巧克力的渴望，就要给他买“好时”巧克力。感谢上帝，阿奇不吸食大麻，不吸毒——不然奥比还得给他提供毒品，唉。奥比是守夜会的秘书，但是他知道这份工作真正需要什么。守夜会的主席是卡特尔，那是和阿奇一样浑的浑蛋，他曾经说：“你的工作是让阿奇开心。阿奇开心了，咱们大伙儿就都开心了。”

“还需要两个名字。”阿奇思考着说。他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他个子很高，但并不笨重。他行动起来，有一种微妙的节奏感，像运动员走路一样，虽然他自己讨厌所有的运动，并且鄙视所有的运动员，他尤其鄙视橄榄球运动员和拳击手，而橄榄球和拳击恰好是三一高中的两大运动项目。一般来说，阿奇不挑运动员来执行任务，他说那些运动员都太蠢了，理解不了那些微妙的信息。阿奇不喜欢暴力——他委派的任务大部分都是作用于人的心理而不是身体上的，所以他才可以屡屡得手。三一高中的老师们不计一切代价要维持和平，校园里要安静，不可以打架斗殴，不然学校里就乱翻天了。

而天下大乱正合阿奇的兴趣。

“就挑那个被大家叫作‘花生’的孩子吧。”阿奇最后说。

奥比在纸上写下“罗兰·古贝尔”这个名字。

“尤金老师的教室。”

奥比露出邪恶的微笑。阿奇把老师也搅和进这些任务，这一点让奥比感到兴奋。当然了，那都是些很大胆的任务。总有一天，阿奇会做过火，把自己给搭进去。目前，把尤金老师搅和进来就很合适，他是个和和气气、不愿惹事的人。

这时，太阳被云彩遮住了。阿奇又开始沉思了，陷入一个人的世界。起风了，橄榄球场上扬起一阵阵沙土。球场需要植草了。看台也需要人来打理了——看台上一片萧条破败，长凳上面的油漆都剥落了，像患了麻风病。运动场上球门柱的影子拖得长长的，看起来像是形状怪异的十字架。奥比打了个哆嗦。

“他们究竟是怎么看我的？”阿奇问。

奥比没作声。这个问题似乎不需要回答。阿奇像是在自言自语。

“这些该死的任务。他们难道以为委派任务很容易吗？”忧伤从他的声音里流淌出来，“还有那个黑盒子……”

奥比打了个哈欠。他累了，还感到不大舒服。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他都要打哈欠，感觉疲惫和不舒服，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听到阿奇声音里的痛苦，他很意外。阿奇是在耍弄他吗？你永远琢磨不透阿奇。最后，阿奇摇摇头，奥比才如释重负，好像被解除了一个魔咒。

“你什么忙都帮不上，奥比。”

“我从来没想到你需要多少帮助，阿奇。”

“你不认为我也是普通人吗？”

我不确定。奥比差一点儿说出这句话。

“好了，好了。咱们赶紧做完这个该死的任务吧。再说一个名字。”

奥比拿起笔。

“刚刚离开球场的那个孩子是谁？就是那个被他们放倒的孩子。”

“他叫杰瑞·雷诺，是个新生。”奥比翻看着他的笔记本回答。他在循着姓氏字母的顺序找雷诺这个名字。他的笔记本比学校的档案还要完整。里面有关于三一高中的每一个人的信息，都是用代码表示的，而这些信息绝不可能在官方的记录里出现。“在这儿。雷诺，布莱克的药剂师詹姆斯·雷诺的儿子。这个孩子是个新生，他的生日，我看看，嗯，他刚刚过完十四岁生日。哦，他妈妈去年春天去世了。癌症。”笔记本上还有一些关于雷诺在语法学校修过的课程、成绩单以及课外活动的信息，不过，奥比已经合上了本子，就像合上了一个棺盖。

“可怜的孩子，”阿奇说道，“没了妈。”

阿奇的声音里又流露出了那种关爱和同情。

奥比点点头。再提一个名字。还有谁？

“那个孩子肯定很难过。”

“是的。”奥比有点儿不耐烦了。

“你知道他需要什么吗？”阿奇的声音很柔和、缥缈、亲切。

“什么？”

“治疗。”

这个可怕的词撕碎了阿奇声音里的温柔。

“治疗？”

“对。把他的名字写下来。”

“你搞什么名堂？！阿奇！你看到他了，他只是一个瘦小的想努

力进入新生球队的孩子。教练会把他像捏汉堡一样捏碎的。他妈妈还尸骨未寒。你把他列到名单里做什么？！”

“不要被他骗了，奥比。他是个狠角色。你难道没有看到他被算计撞倒后坚持站起来了吗？要强，还固执。他本应该躺在那个草场上的。那样才是聪明的做法。而且，他可能需要一些事情让自己不再去想死去的妈妈。”

“阿奇，你是一个浑蛋。我之前就说过这话，我还会再说。”

“把他的名字写下来。”阿奇的声音冰冷彻骨。

奥比把那个名字写到了本子上。管他呢，这又不是他的葬礼。“任务是？”

“我会想出来的。”

“四点之前。”奥比提醒他。

“任务必须适合那孩子。这是任务的魅力所在，奥比。”

奥比等了一两分钟，忍不住问：“你是不是想不出来了，阿奇？”神一样的阿奇·科斯特洛技穷了？想想这种可能性就让人感到震惊。

“我只是想找个更有艺术性的任务，奥比。这是一门艺术，你知道的。尤其是当你要派给雷诺这样的孩子的时候。这是很特别的情况。”他停顿了一下，“让他来执行巧克力的任务。”

奥比写道：雷诺——巧克力。阿奇从来不会技穷。比方说，关于巧克力就可以用来设计很多任务。

奥比看着下面的球场，球员们正在球门的影子下争抢。他突然陷入了悲伤。“我应该出去打橄榄球。”他想。他想打球，他曾经是个出色的球员。现在却成了守夜会的秘书。很酷吧。但是，该死，他甚至不能把这件事告诉自己的父母。

“阿奇，你知道吗？”

“什么？”

“有的时候，生活让人觉得难过。”

你可以对阿奇说这样的话，这是阿奇最棒的品质之一。

“生活是狗屎。”阿奇说。

球门杆的影子像极了一个十字架，空洞的十字架。“这个充满寓意的符号对这一天来说就够了。”奥比对自己说。他要是快一点儿，还能赶上四点钟的公交车去上班。